

書名 群書考索續集
五十六卷 正
德十三年建陽
劉氏慎獨書齋
刊本

卷五十三

撰者 宋 章如愚 撰
卷 卷五十三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17
編號 C5930500

彩色首頁1

河圖象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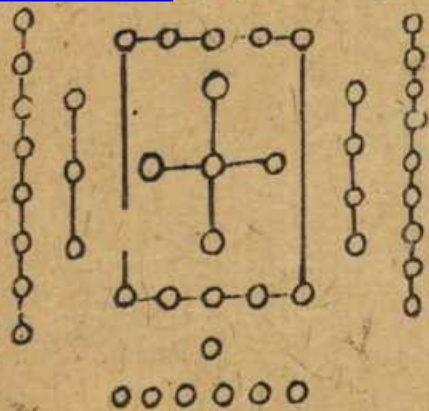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3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1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群書考索續集五十六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河圖洛書圖者圖
經籍開
獨其像

群書考索卷之一

山 堂 先生 章 俊卿 編集
建 陽 知 縣 區 玉 刊行

續集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
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也

續書考索卷五十三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君道門

堯舜

傳賢

帝堯不授于子而授于舜大舜不傳于子而傳于禹蓋恐失道而民去矣是知親一子者不能子兆民成一家者不能家六合聖人之心也如是之

進賢退不肖

堯不問洪水而明俊德舜不問鳳凰而去四凶俊德不明無洪水不免於亂四凶不去有鳳凰何益於治

授受出於天

張九成

人皆曰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孟子曰不然天與之也人皆曰堯以道授舜舜以道授禹董氏曰不然天之道也堯子未嘗以遜揖為高

堯舜之事布在天下若禮樂若法度若征伐若行狩若歷試若揖遜皆因理之固然本未嘗置輕重於其間也則所謂揖遜者特堯舜萬事

一事耳世俗指其一事為高而忽其餘事為常者無他焉彼自見其指一金之難而駭堯舜忘天下之易遂誇大以為至高之節矯情而効之

噫堯舜之揖遜堯舜曷嘗自知其高哉以世俗之心度之則高耳然則非持幽囚野死之毀為以利心量聖人也謂以利心量聖人也

呂相不得已而發道之秘

昔者堯以是道而傳之舜則曰中舜以是道而傳之禹則亦曰中中果何物耶意者堯不免於強名而舜不過於循襲也夫強名以言道循襲以語人非意也勢也河洛出矣八卦具矣而中之名未立也雖言之可

也堯之命舜自中之外則無說而舜則有曰人心也道心也也營營然若慮夫擇之者不精也其語之者不詳也其守之者不固也

繼而曰無稽之言勿聽也弗詢之謀勿庸也吁強名而言中亦既替矣而奚至於是哉吾固悲夫舜之時不逮乎堯也自舜有執中之說精一

之說然後有吾道一貫之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說已而為性善性惡之說為善惡混之說而道始離矣嗟夫堯固憂乎後世之不知中也而

中之名立舜固慮夫後世之失中也而精一之說立二說立而後世之說卒以窮吾又悲堯舜之不得以歸乎其天也上同

敬天

天地萬物皆吾體也惟聖人不為私意小智所間全體混然而無際一星一雲之侵一川一草之變歷然如疾痛之在身無不知其所自起

錙錙銖銖不紊不亂豈若後世之汗漫者哉是聖人歷象在身而不待羲和之歷象璣衡在身而不待璣玉之璣衡也然堯不信已而信曆象

舜不信已而信璣衡豈所謂制行以人不以已耶非也身有曆象而不

廢義和之曆象堯之所以為堯也身有璣衡而不廢璿玉之璣衡舜之
所以為舜也

急先務

古今言天下之治者必曰堯舜及觀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則不能無
疑焉博施濟衆治之大者而夫子以為猶病知人安民係於治體亦不
小耳而禹則曰惟帝其難之夫舍是數者則堯舜殆將焉得而云蓋嘗
天下而後可堯舜固不能憇然於此然則禹與夫子果何見而云蓋嘗
思而得其說博施濟衆知人安民堯舜非不為而實未嘗一一而為之
一一而為之則堯舜誠以為難且病於緩急先後而審處之則凡見數
者蓋有不為之為者矣難與病豈所患哉

樂言

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四岳不以是而傲堯堯乃以是而咨四岳寇盜奸
宄蠻夷猾夏皐陶不以是而戒舜舜乃以是而命皐陶古人樂言如此

與人同

以名求之則開闢以來一堯舜也不強合其無而求得其所有則堯舜
性仁仁即堯舜也堯舜之道孝悌孝悌即堯舜也堯舜非堯舜而仁與
孝悌所以為堯舜則其八骸九竅而目之以入者皆勛華之徒也漢
武之欲參堯舜思以此而合彼者也唐太宗之欲畫堯舜思以此而齊
彼者也堯舜與我本自一體參之華之則一而二矣知有堯舜而不知
所自有之堯舜則與不知者一律

堯舜非度

跡聚五帝聽規三王者有堯舜焉言常道尼父首之於書大一統馬遷
列之為紀釋云堯舜謚也翼羨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日舜愚嘗攷世系
之端辨質文之變頗疑是說請試明之夫謚法著於周公蓋三代之際
世有辟玉嗜音酣酒荒禽胃色者有之歸非復諫者有之剖忠害賢者
有之欲使聞美號而知勸見惡謚而思懼垂易名之典為觀行之則此
周公之制也豈以周制而逆觀堯舜之世耶且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
舜當群臣舉善之初登降試難之事未顯賓門納麓之功未嘗安有對

萬乘而不稱其名在及陋而先定其謚哉斯固知其不然也明矣餘元不言而信

吾觀典謨所載蓋數千語不啻也而未嘗有一語令乎民且堯舜非愚乎民也知民之不可以告謬令也以天下之大而傳之人前此未聞也而堯禋行之不告也已而薦之天暴之民而謳歌獄訟者自來也諸侯朝覲者自至也堯舜非期之而使會約之而使也無他等焉而言言為而乎是以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也

善處大事賜武

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胡安不恟一人之好惡

脩己用人兩難

堯由不受堯禋堯舜不害為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為至仁棘舜自修於畎畝之中而聞於堯此舜之難也舜在畎畝之中而堯聞之

此堯之難也司馬

四凶之用舍皆是

四凶雖惡在堯之時實參衆議何舜之初遽加譴責也蓋感移之機切於反已之嚴而激厲之意出於望人之厚性之不去也知此理乃人心同然也感而移之安知其果怙終乎今也之不能不罪懼其心無復此理之當然也激而厲之或者還其天理之一助乎

外天下

堯舜之於天下得之不謝去之不留倘然受之人不以為無故之獲酒然釋之人不以為好異之過

不輕絕人

堯之滅鯀也必至於九載績用弗成之後舜之戒庶頑也必在於侯明提記之餘聖人之心不忍棄人於為惡也必涵容之寬假之教誨之徐之以須其變不得已而後棄之

不通之情

昔者堯舜之世一俞一吁一都一咈而君臣之間無遺情諫於鼓謗於木而君民之間無遺情誓誦詩諫工誦箴諫士傳言庶人謗而幽隱微賤悉無所不用其情大抵誠意浹洽而勢不扞隔法理闊疎而人不自欺昭

堯

常變兩盡

堯典大意先言堯盡天下之常有疇咨以下言堯處天下之變蓋堯朝無非君子而有小人是變也堯朝無非休祥而有洪水是變也既盡常又盡變而堯之責塞矣紹東

脩身治國平天下

明俊德者脩身之事親九族者齊家之事所謂身脩而家齊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所謂家齊而國治也百姓昭明叶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所謂國治而天下平也真德

刑賞忠厚

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烏乎盡之矣蘇

以舉相去凶明舜於天下

昔者堯之將授舜也一旦以天下之大而加諸側微之人懼人之不我聽而且至於疑且駭也是故有十六相而不自用有四罪而不自誅乃舉而委之舜俾得以行其實罰焉蓋使舜而不有是功則堯亦無以明舜於天下

四凶非盡小人

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比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攷以正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皆窮

又徑惡則必誅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曰鯀悻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耳若四族者皆小人則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是觀之四族之誅皆非殊死亦不廢棄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長其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世有大奸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為堯也

先覺覺後覺

堯與先言克明俊德謂堯能自明其德也次言百姓昭明謂民亦有以明其德也

真德

傳賢以為丹朱計

史記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終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觀堯舜之帝米稼不割茅茨不剪飲土溜啜土飴其所以儉其身而憂其民者豈不肖之君所願為哉若曰竭四海之養奉一人之欲忽其寄托之重忘其危亡之戒則南巢之放鹿臺之焚所以貽之禍者酷矣孰與為虞賓終身不失其所以安乎非特以利天下

亦以利己也而司馬遷曰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謬矣

用才先考德

鯀之治水僉薦之堯用之固也然察其一時顧問君臣皆有所不得已於其間懷山襄陵之患帝之戚然甚矣在廷相顧思有以紓一時之急故於鯀之對未罷而試可之色已難有能俾又之求雖急而方命圯族之素已疑矣至驩兜之薦并工帝獨不以試鯀之心試之者豈非子采之若未至如昏墊之迫哉驩兜之言徒知其方鳩僝功而不知帝之所以用人者不置其靜言庸違之大緊而激其鳩僝功之小材也使後世之君遇灾如洪水得一人而用之決不計其方命而疑之咨人以若予采得一八而用之決不惡其象恭而遂棄之也愚以是知堯之用心深願國體而不專於事功之必集故其所求之人不切於有才而先考其德之賢否也

陸唐

憫人為惡

唐堯忠厚之政樂人為善而憂人為惡故曰靜言曰地族堯皆

加以寸之一字見聖人無忍怒而有恻嗟嘆憫之心也

忘貧賤富貴

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無飯糗茹草故也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無袵衣鼓琴故也使舜而有飯糗茹草則不能若將終身使舜而有袵衣鼓琴則不能若固有之荀子所謂外物輕者乃賢人之事未足以語舜也

不為居所移

舜自側微而登至尊木石不能使之愚鹿豕不能使之野耕稼不能使之勞陶漁不能使之辱袵衣鼓琴不能使之侈牛羊禽彘不能使之奢蓋居為舜所移而舜不為居所移

察人倫

父子之倫人所常行也以舜處之若不必察也不幸而有頑嚚之父母為處頑嚚之間一日而不如察則烏保其無怨舜於此所以用其心者

不過於業業致孝而已吾致孝焉則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矣兄弟之倫人所常行也以舜處之若不必察也不幸而有傲慢之弟焉處傲慢之上一日而不如察則烏保其無怨舜於此所以用其心者不過於同憂喜之情而已吾致愛焉則天下之為兄弟者定矣告則不得娶夫婦之倫於是為難且變也舜於此必察之曰告則不得娶吾慮夫不孝以對父母而已也他不知也凡此皆舜之所以盡心焉者舜之心實為天下後世定人倫之始也其始定矣其後世豈難定哉其難且變者定矣其為與常者豈難定哉聖人之所行所為不知一身之利害而關天下後世之利害凡為人子之不幸如舜之克諧以孝足矣况不為頑嚚者耶為人兄者不幸如舜之不藏怒宿怨足矣况不為傲慢者耶為夫婦之不幸如舜之不告而娶與夫刑帝二女足矣又况無舜之難且變耶舜處一身之不幸而貽天下後世之幸處一時之難且變而為千萬世之法

謹於用刑

吾觀舜用刑之法官有鞭教有朴贖有金青有赦至猶怙終者始加以刑尚有欽恤之戒是則未刑之先曰鞭曰朴曰金曰赦致意者四焉當刑之際曰欽曰恤致意者二焉如是而刑則天下懼于屠割之威者無幾矣

先教養而後及刑

舜之命官也先播穀次敷教而後及於刑蓋有以養其民之身而又以善其民之心不獲已而置刑焉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是以惟刑之恤之意也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身德舜用刑止於四罪

四罪必於恤刑之後言之見史官深識唐虞用刑之意以象舜刑條目觀之至於事勢窮極然後加之以賊刑既欽且恤則知舜於四凶之誅亦可謂大不得已也然味四罪而天下咸服一語又見舜自即位以來止於四罪之誅用刑之簡非若後世之繁苛也呂祖

盡處難之道

嘗反覆大舜之事未嘗不嘆其所遭之難亦未嘗不慕其所處之盡也人孰無親也而矜憐無奄之愿彼則無有也人孰無兄弟也而友愛親睦之義彼則無有也以側微之人而娶貴驕之二女若未易以其質朴者化也以木石德系之與居者而驟進乎臣民之上若未易以初制者服也然則舜於親則有允若之化於象則有親愛之義於二女則有鑿降之別而臣民則為謳歌皆歸而不相舍也果何道以至此哉

等視輕重

舜視天下如棄弊屣豈舜直輕天下如弊屣哉孟子特為桃應言之耳天下者桃應之所重也弊屣者桃應之所輕也以其所輕而明其所重欲使知舜之等視輕重而已孟子止言舜之無所重而人遂疑舜之有所輕誤矣吾將因孟子之言而附益之曰舜當其可與視天下如弊屣當其不可與視弊屣於天下呂祖

一身而所為備

與於側微而極於有天下起於耕稼陶漁而至於為帝始於飯糗茹草

而止於被袵衣鼓琴一舜之身而其所為備矣鄭康

舜能用君子之朋

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陶稷契等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後世不諳舜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歐陽

齊家

以四岳之舉舜只就家庭中說而堯之試舜亦只就家庭中試此乃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道理呂祖

治家

治家之難甚於治國者閨門尚恩易於揜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扭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解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故堯之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

舜之身正而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真德

弟待象

焚廩指階之虐治棲入宮之侮百世之後讀其書者猶為舜切齒而舜之恩意源源不絕者非以德而報怨也以弟待象而不以象待象也以天觀象而不以人觀象也蓋鬱陶而思舜者乃象之天彼傲而害舜者特象之人耳舜之胷中純乎天故見象之天而不見象之人也呂祖

命官無貧賤精粗之間

禹為相而夔為樂工伯夷典禮而臯陶治囚論其所處則有貴賤精粗矣而舜之於數人者未嘗有輕重之別也均為朝廷之事耳是數人者知耻其職之不修而已不聞其精粗貴賤之間其心也張

以奮起為心

百揆重任也舜以之而咨四岳宜也然味奮庸之語不能無疑焉夫奮厲激昂之人用之興廢補弊之時可也舜之時天下已治矣而復奮其用不幾於生事乎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中間無可止之理常存奮起之

心乃生生不窮日新之道一止則退雖極治之時此意常不可少記祀
不廢規儆之益

舜以大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息荒戒臯以逸欲戒禹又以傲
虐戒豈憂其有是而預防之耶抑知其無是而姑為是言耶人心惟危
自昔所畏雖聖人不能忘操存之功大臣事主不敢廢規儆之益禎
秀

盡其常為

烝烝之又非所以自強也夔夔之齊非以正行也業業之致非以要譽
也吾職之不共吾力之不竭於吾天性有累焉於吾至願有歎焉於吾
真樂有虧焉是則所憂耳

德隨寓而著

造端乎閨門而闡門有克諧之化至於示儀於天下而天下有底豫之
功為法於後世而後世有可傳之道

怨慕

孟子可謂知大舜之心矣人知舜之怨為怨獨孟子知其怨乃所以為
慕慕之為言愛之深思之切也真德

帝德罔愆

舜之德雖覆載無以加而臯陶但以罔愆言之舜必如是僅可謂之無
過耳上同

待象為仁義之盡

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故不以象之惡而不與之以富貴亦不以私恩
廢公義故使之不得有為於其國以暴其民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
也上同

言簡而易守

舜命契為司徒教以一言曰寬命臯陶作士教以一言曰明所任至重
而戒飾不過一言此其所以簡而易守歟夏尚

勉臣以立功立言

臯陶有謨舜則曰時乃功禹有功舜則曰禹亦昌言

言簡而易守

言簡而易守

幾箇齊助

堯既膺象日月星辰舜復何若是哉蓋觀天象運行足以卜一身之得失舜攝位之後未知一身之無過又未知天意之如何驗之曆象之間以見天心之遂順為天象有一之不順則是我之不足以當帝位也雖然舜之事天亦有自矣如納麓之時風雨弗迷天已享舜矣尚何待此耶蓋前之所舉乃堯之試舜舜豈自以為能後之所舉舜亦欲自試以驗其身之如何也故察幾衡以齊七政祖

公道大明

昔者有虞之世道純德厚天下如一當時相為稱譽相與汲引不惟在廷諸臣知有公道而洋溢州黨閭巷之間者亦未始有異議故人有齊聖廣淵明允篤誠者天下皆謂之八凱人有忠肅恭懿宣慈惠和者天下皆謂之八元遠舜擢用而置諸上位卒賴以撥百事布五教維薦舉之權不在天下之民而舜舉十六相實慰天下之願則公議之行至此有可觀者矣陳

夏商周

受命之符

論夏之受命不必曰洛書之錫有以為之符當論其平成之績有以救生民於魚鱉之餘論商之受命不必曰玄鳥之生有以為之符當論其寬仁之政有以慰天下雲霓之望論有周之受命者不必曰白魚之祥流烏之瑞有以為之符又當論其積行累功有以致艱難之業散財發粟有以成盛大之勳

得民心

黎民咸貳於洛納之日似終窮矣然能於洛納咸貳而不能不合謀於一旅之衆億兆離心於牧野之時似終厭矣然能於牧野離心而不能不思殷於三紀之久周自東遷知有諸侯不知有王室似終怠矣然盟向之民寧背鄭陽樊之民寧叛晉而終不取一日無周夫以千八百國之天下而身民常終始如一日有變故無携貳有動搖無傾覆斯民何依依而至是耶

本人情

乘輿之供餼稍之給以是而取民未害也而貢助徹之什一更數世如一日豈不曰國用固可急而吾民得無欲富之情乎宮室之奉臺池之樂以是而使民未過也而三日之役歷數聖如一人豈不曰一已固可奉而吾民得無欲逸之情乎苗民之當誅葛伯之當征有崇之當伐奉辭而滅之可也則寧班師為寧事小為寧退而脩德焉豈不曰罪固當問也而吾民得無欲安且壽之情乎

誥誓

夏之誓典而嚴湯之誓曲而重盤庚之辭惻惻而周人之誥優游

制度因革

輅一也而鉤車大路乘路之殊異一也而有車造章甫委貌之異禮一也而或青或紫之不同勺一也而以龍以蒲之不一進而至於校庫文異制貢助徹之異名忠質文之異尚豈固為是差別哉誠以時變所趨之異不隨時而損益之若維以世也

備先具

故苗民逆命人心幾於忿禹而禹不忿舍我緇草天下幾於讐湯而湯不讐伐商之後斯民一旦譁然疑周而周不疑三數聖人蹙然如慈母痛其子之弗類也詔語諄復不忍毫髮之有傷而厭之飲之以徐洩其謗讒憤懣之意而為不怨不訾之歸民亦懲然而改悛然而隨至於婉孌擊幽更數百年而不忍釋者吁聖人一念仁民之天至此哉

救弊以歸於中

六府孔修而禹之民不知有水洧民允殖而湯之民不知有旱鄉里縣鄙在在委積而成周之民不知有凶荒顛危之變

中者道之一也道之一則執為忠執為敬執為文而弊亦執從而出也損益之論此其安施乎禹之後允執之者無其人於是乎拘世變之所趨而變中以為忠曰忠則去中猶未遠也然離中而為忠則已有所偏尚已夫是以久而不能無弊而承之者亦固不能無救弊之政也商人

永忠之弊而以敬周人承敬之弊而以文蓋各以其勢之所激者救之於是乎有損益之可言矣雖然故以濟忠文以濟敬湯武之意蓋欲舉備補弊而復之於中也莊

兵不待釋而精
三代之兵不待釋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統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入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試

民相交助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為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上

以強亡周以弱存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三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而反不如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父於商者乃數百歲此二者所以使天下之士疑焉而不知其故也蓋嘗以為周公之治天下務為文章繁縟之禮以和柔天下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而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蹂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勇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發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游和易之道可以為父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切嘗求之於詩書之間見夫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於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故夫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

所以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
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

文武不分

三代而上養有庠教有校而射有序周旋於澤宮者皆有決拾之能而
群居相與閱習者俱足以當受成獻馘之任是以其野之戰可責之六
卿之職而淮夷之勝民獻之夫實佐之非天下之多全才也所以養之
者素也

胡林

無養兵之費專兵之患

天下之患莫大乎兵無事而聚食將有權而專兵先王必於所自出者
深為之思曲為之備其設鄉遂井田之制以寓兵設比閭族黨之官以
寓將蓋四時之際命有司講武而教民以鼓旗鏡鑊之節諸侯卿大夫
朝聘燕享從容權忻之際而猶不忘弓矢之事故方其有事則取兵於
農以執干戈取將于士大夫以典軍旅事已則將還其職以治民兵藏
于野以力耕是以無聚食之費無專兵之虞此其網維大意之所在者

而見於節目之間則征行者限其數調發者從其方備邊防者甚嚴制
畿兵者甚重其別又有四焉且通籍于司徒者若彼其衆征於司馬者
不能什一是限其數也而未嘗悉民以為兵伐楚以荆平淮以江漢是
從其方也而未嘗調民以遠戍檄作而往雨雪而歸是邊防不以無事
而暫止蓋恐其一旦有倉卒之變元戎啓行不過十乘是畿兵不以有
故而輕出蓋恐其内外有輕重之患此先王之深意寓諸節目者又如
此求其網維而徇其節目類皆無有罅隙之可議此其所以經久而無
後患

陳誠

禹

經此心之私

禹視天下之弱由已滿之何其責已太深切哉滿溢之害天實為之惻
然不忍斯民苑莛魚腹中極力牽援愛人利物如禹者至矣禹之心廣矣
大矣孰測之哉人心之疵莫重於愛禹不聞以私之泣私愛撤矣縱而
為欲又其疵也禹卑宮菲食私欲撤矣觸而為欲又其疵也禹不以蘇

諫而發國事私憤撤矣闢而為夸又其底也禹不以苗民逆命而逞師
私夸撤矣禹之心如虛空木石無所染涅無所動搖而所以異於虛空
木石者惟愛人利物之心獨存耳大學之道貴乎能定靜然應心常有
也大易之旨貴乎無慮無思然感心不滅也應感之心愛人利物之端
也禹之所造殆謂是歟劉孝

勤儉

禹之德惟儉與勤有功而不伐此其盛者也菲食惡衣者惡華也至於
祭祀黻冕則有所用其美也卑宮室者惡祭也至於溝洫則有所用其
力也勤而有所用其力儉而有所用其美此所以無間然者歟龍相

艱難勤儉

方穀橫流為民粒食得九疇定九州乘四載距四海極風沐雨莫山澤
川谷皆整之憂平水工之患以父憂而足念閭于哭而不名然後大府
孔脩四隩收宅興播殖之利定貢賦之差億兆熙熙以成清化是以受
禪而有天下可謂艱難矣及其在位也卑宮室惡衣服見罪人而位

易言而詳故能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於萬國可謂勤儉矣

聖人之道尚可以安於天下不亦夫為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
天下以為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夫聖
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為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
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
成王皆下以為天下而湯不以與其臣武王不以與其弟誠以為其子
之才不至於亂天下也然事下授之他人而以為異也而天下之人
何獨疑夫禹哉。禹之不以天下授益也非以益為不足授也使天下
復有禹而禹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以為天下故也啓為天下而
益為之佐是益不失為伊尹周公而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蓋聖人之
不喜異也如此煉

求諫

昔大禹命徇人以木鐸徇于路曰工執藝事以諫故茫茫禹跡虞人得

以獻箴春秋之世若師曠樂官也得以諫晉侯伶州鳩樂官也得以言
王心之失醫和醫也得以正趙文子屠蒯獲宰也得以正平公宴樂之
事若此者為之遺風也夫惟親踈遠近之臣無一而不進諫此人主所
以獨立於無過之地

提領眾職

禹宅百揆左右有民則汝翼宣力四方則汝為觀象作服則汝明聞六
律五聲八音則汝聽禹之一身何以兼是眾職哉蓋契之勳五教左右
有民者也四岳十二牧宣力四方者也夷之典禮觀象作服者也夔之
典樂察音在治忽者也禹為宰相總百官則是事又當從禹而提領之
此舜所以命禹也

功著於平水土

禹貢之書夏書之首也而歷攷其所紀則九州之未為十二無非堯事
也紀堯之事而叙於夏書之首叙書者豈無深意哉蓋鑿龍門排伊闕
禹之用力也勤矣疏三江導九河禹之用心也至矣別三壤任九貢禹

之利民也大而慮民也深矣禹之勤勤惓惓所以立一代興王之業實
於此乎始則叙書以著一代立功之由者尤當於用力之始而求之是
何也蓋事以論定之餘不足以見聖人濟世之難而害深弊極之際乃
可以觀聖人立功之為不易

功在萬世

禹平水土厥功大矣地平天成當時稱之彝倫攸叙後世稱之以至誅
豐水者嘉其績詠疆理者明其功游洛汭者有羨哉之嘆探禹穴者有
遐想之意

禹無間然

逸豫之萌常伏於治安侈汰之漸每胎於富貴今日居處服御務從菲
薄而事神待民必致其勤使其誠實不生於內心則嗜欲必移其所志
而禹也處此畧無少疵以禹為甘於薄已而樂於厚物耶則已與物二
致厚與薄兩心是猶未能忘物我之分而拘拘於厚薄之別也禹果容
心於是乎一有心焉不無間矣飲食之菲人見其為菲禹飽之而甘衣

服之惡人見其為惡禹服之而安以至宮室之卑非愛其卑也是其德必有六過人者不然則衣已三澣將德色於侍臣露臺不作特為計金而止耳是有心於為儉者為得為無間以事鬼神則致孝以為黻冕則致孝微而溝洫且盡力焉盛德之發見固應此耳不然神之弗福或以小信譏之民之弗從或以小惠誦之是有心於為恭者又為得而無間吾故曰恭儉聖人之盛德事備聖人之德然後全聖人之行

不與水爭地

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考嘗觀禹之平洪水莫先於導河而其導河之策則莫先於疏九道今以地理考之自北而南九河之相距三百餘里而其延袤廣迤以同歸于海河者是又不知其幾也夫田疇土壤之分布與夫貢賦稅斂之均輸於是數百里之內者固不可勝計矣而今也不卹數百里田疇賦入之地利而棄以為九河亦幾於利害之不審也及夫地平天成而水患息六府三事允治而萬世被其功實自茲始然則捐數百里之地而遺千萬世之利禹之處此蓋亦慮之熟矣

宮室之卑

前日茅茨之舊聲教之暨即前日五教之敷六府一事之脩九教九歌之勸又前日庶政惟和萬國咸寧之化也故率百官則曰惟若帝之初敷文命則曰祗承于帝凡制度設施之末維持憑藉之具皆前日之已備後世之稱述者曰至治之極曰盛德茂以加夫豈紛然四出其智以過求紛更之舉哉

入皆可為禹

見赤子入井而內有休惕之心是仁也充休惕之仁則禹之接弱也軫耕桑之慮而索綯於夜是勤也充索綯之勤則禹之過門不入也視柘菽之棄於泥塗則失聲而驚駭是儉也充柘菽之儉則禹之卑官菲食也遇於道塗則徐而後行是謙也充徐行之謙則禹之不矜不伐也道未嘗擅於禹而天下共知之禹未嘗認道為已有而與天下由之

仁智

觀隨山濬川足以見禹之智觀任土作貢足以見禹之仁

不自滿

禹之萬世之功方且謂一能勝于禹才高衆人之上禹心常在一世之下

啓

始有跋扈之臣

道有升降世變風移須當識其統體堯舜與三聖相投渾然無間至啓而有跋扈之臣此乃風氣之一開去唐虞又不同矣

言教以傷世變

啓天子也有毫諸侯也以諸侯與天子戰春秋衰世之風不意禹一傳而遂有此事聖人傷之卒其書曰啓與有毫戰于甘之野戰之爲言力內而勢敵不伏罪之辭也天子有征而無戰曰戰者傷之也雖無征而子啓之征則然也征討之事自舜而始啓師之事自禹而知有三苗之征然後有諸侯之征成湯之征有三苗之征然後有夏之征而固如此也

不得已用賞罰

禹伐有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聖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命戮于社此世變風移不得不然

禹家學

古者用兵必載遷主載社主而賞罰聽命焉示不敢專用兵也有用命可賞者是祖賞之有不用命可戮者是社戮之也此用兵之常法至于則擊戮改此啓當時自爲加嚴之意古人善於自擊審於自知啓知德降於上世而又當用兵之際不好於加嚴也非特擊衆亦深以見啓自擊省敬畏之意所謂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者此也夫承堯舜禹重熙累洽之後未嘗接行陳之事至一旦有事誓師其戒飭戎陳如素講者蓋禹之家學如此文武兼備體用全具本末並舉不分精粗

東洋圖書印

東洋圖書印

東洋圖書印

東洋圖書印

東洋圖書印

